

弱者的悲歌：《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的视听象征与悲剧叙事

陈 矿

(成都大学 影视与动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要：《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小说是由山田宗树完成于2003年，2006年由中岛哲也导演改编完成了电影作品。导演中岛哲也通过艺术手法使作品充满了导演个人独特的风格，用松子这一形象向观众展示了社会对人造成的精神危机的影响。通过分析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的视听象征，探讨中岛哲也在改编及电影创作中运用的悲剧叙事的手法。借以此分析松子这一人物角色塑造的成功之处，以及这一形象带给观众的思考与价值。

关键词：《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视听象征；悲剧叙事；中岛哲也

基金项目：川北健康人文研究中心项目“精神分析视域下弱者建构与文学需求研究”（编号：NC26CB04）；教育部跨学科课程教学改革创新改革虚拟教研室2026年度跨学科教学改革创新研究项“数智赋能戏剧影视文学跨学科教学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26JY02）

DOI: doi.org/10.70693/202609015227

美国电影理论家乔治·普鲁斯东曾指出：“小说与电影像两条相交叉的直线，在某一点上重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在交叉的那一点上，小说和电影几乎没有区别，可是当两条线分开后，它们就不仅不能彼此转换，而是失去了一切相似之点。”^[1]文学是通过字词的意象去描写，通过读者的想象来进行感知，电影通过屏幕直接成像去完成完整人物的形象以及故事情节的介绍。本文基于文学改编以及日本二战后的社会背景来研究日本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作为一部优秀的小说改编的影片，它既节奏明朗地道出了小说中的人物故事，同时也完美融洽了导演鲜明的个人风格。《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松子作为一个典型的受家庭影响最终走向扭曲亲密关系的案例，其身上所映射的家庭问题及环境问题，值得我们去挖掘反思自身的亲密关系。电影对于人生存在意义的追问极具哲学思辨精神，松子在荒诞世界中的挣扎是一种来自普通人的顽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下不同时代人的生活与处境，面临的选择与虚无，不同男性与女性的转变也将促使我们对于自身的意义进行深刻思考。

一、日本女性电影和《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

（一）日本女性电影

在日本电影发展过程中，内容上总是会有家庭生活，女性则与家庭产生了不可缺少的关系。在小津安二郎的《东京故事》（1953）中，在最后一幕中，儿媳悲痛地捂着脸，承认自己心胸狭窄，被影评人士认为是小津哀婉、含蓄的美。根据川端康成上世纪70年代的小说《伊豆的舞女》（1974）改编的电影，则是跨文化传播，人们了解日本女性，了解日本文化的中介。在全球化的电影发展中，日本电影的传播出现了如安藤桃子，河濑直美等女性导演，她们表达更多与女性有关的故事。以女性的审美视角创造出许多各式各样的女性形象。不同的导演对日本女性的形象会有一定的差异，但是从江户时期开始，日本女性的整体文化就受到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对于女性的要求是万事遵从男性的意愿，做好相夫教子的工作。同时，在日本古代神话中，天照大神是女人的化身，温柔善良，柔情似水，不仅具有伟大的神力，还具有坚忍的气质。正如《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中表达的：“日本的男人都是儿子，女人都是母亲。”^[2]在日本社会中，女性更多是被男性依赖，类似于母亲一般隐忍的。

这种对于理想女性的期待也在电影中可见一斑，以天照大神为原型的温柔隐忍的女性形象最先在日本引起广泛关注，“大和抚子”便是以此为原型的一个经典类型角色。“大和抚子”固然是温柔体贴，但是其背后的男性权利色彩却应摒弃。随着后期“恶女”形象的出现，也同样代表着日本文化。日本神话中的“恶女”伊邪那美抛弃自己畸形的孩子，追杀由于外貌而抛弃自己的丈夫，内心冷酷狠毒。在这种日本文化影响下，电影人为表达冷漠社会，也催生出了经典恶女形象。这些作品中的恶女形象也不乏一些反面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日本式的人物性格设计。同期还出现了一批“森女”形象，代表着清新与自然的女性形象。这是少女都是日本人信仰的体现，是对真善美的期盼。在不同类型的日本女性电影中我们也得以了解到日本的文化以及日本的社会状态和生活诉求。

（二）《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的女性弱者形象

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主人公松子从小便生活在父亲对于生病妹妹的偏爱中，为了获得父亲的关注与喜爱最终养成了忽略自身感受的讨好型人格，这也直接导致了松子充满悲情色彩的一生。松子从幼时起就学会了忍耐，她眼巴巴地望着父亲带回来的礼物，最终被送到了妹妹久美的房间。她不哭不闹，只是默默地站在楼梯下方，成长过程中也完全按照父亲的意愿学习工作，频繁使用唯一可以博得父亲一笑的小丑表情，只为父亲能像疼爱妹妹一样地疼爱自己，但是直到离家出走松子也未能等到父亲的温暖关怀。长大后的松子将这缺憾的爱寄托在爱情上，与一个个情人纠缠中，她忍受着来自情人的打骂，遭受着被利用后的抛弃。

生活在男性社会规则下的松子即使完全抛弃了自我也没能得到一丝善待，中年时期的松子变得粗鲁无礼，臃肿懒惰，抛弃了所有附着在女性身上关于“理想女性”的枷锁。她将自己从男权社会的期待中完全的剥离，失去目标的松子选择了一种非常消极的生活方式。她整日待在出租屋里，在垃圾遍布的房间里看电视，这种无尽的空虚，盲目的生活最终让她患上了精神疾病，并对自己的人生意义产生严重怀疑。电影中松子的性格形成展示了父权社会下原生家庭对孩子的伤害，通过展现男权社会下女性的悲哀处境，控诉日本社会的种种问题。

除了主角之外，电影里还有三种不同的女性形象。第一个是松子的母亲，她代表传统日本社会中的妇女，她们在家庭中几乎没有话语权，被家长制男尊女卑思维限制在家庭的边缘化。第二种是松子狱中的好友泽村惠，她做事干练，不在感情或经济上依赖男性。还有一类人物形象是主人公侄子阿笙的女友明日香，明日香作为日本新一代的年轻女性，在影片的开头如同众多年轻人一般对生活感到空虚与迷茫，找不到人生方向。明日香主动向阿笙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与阿笙在一起无聊的时光使他选择了分手，并且最后选择去国外当国际志愿者，也展示了年轻一代女性视野更广阔在追求自身价值的路上脚步坚定，这代表了导演对于新一代女性的追求理想的期待。

二、《松子》影视化之视听象征

影片中的虚拟世界与真实社会的物质世界之间的关联建立和发展时至今日，已然形成了对人们来说至关重要的精神文化的构成部分，因此影片中不但有对真实人、景观、事物、社会现象的浅层刻画，还能运用各种修辞和表现手法在故事和角色的心灵展现上，进行更深刻的镜像重构、剖析刻画和精神情感传达。^[3]根据同名小说所改编的影片《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描述了松子追求爱的一生中充满悲剧意味的黑色童话故事，从男权社会的压迫中探寻女性角色生存中的人文意义。

（一）符号化的意象表达

在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诞生了许多隐喻意象，这种隐喻意象正如能指和所指一般，由不一样的隐喻意象元素共同指向一个人情感表达，而且隐喻意象元素可以成为单一的个体，而在能指和所指间却又有着区别。画报一般用来装饰环境，在此电影中则是作为暗示作家八女川性格的隐喻。八女川家里的墙上挂着一张太宰治人像的画报，太宰治作为无赖派文学作家通过创作颓废的社会生活来反抗当时的日本社会，用文学作品进行抗争，渴求自由解放。通过墙上太宰治画像这一隐喻解释了八女川充满愁绪不满，容易暴躁的颓废生活，并且暗示八女川最终自杀的命运。

同时太宰治的人物影响在剧中也多次出现，八女川在自杀前在纸上留下太宰治《人间失格》中的一句“生而为人对不起”。松子为了追随八女川选择在太宰治自杀的河里寻死，并且在中年精神失常时也在出租屋外的墙上写满了“生而为人对不起”。太宰治的人物安排的影响也不仅仅是浮云表面的，细看松子与不同情人的相处模式其实也与太宰治的小说《维荣的妻子》中有所关联，这篇小说也是写于二战之后，男主人公大谷是一位诗人，虽有才华但收入少对妻子也并不关心。妻子为了赚钱去小酒馆工作，有时不得不笑脸相迎地陪着客人开些不入流的玩笑。在战后的一段时间内，社会治安很乱以致于民众的道德感很低，这也反映了战后日本男性对女性的物化。这里的活着一方面是因为战争的阴影另一方面也是太宰治借由这种颓废堕落的生活向社会的一种反抗。在影片中，松子为了得到龙洋一的陪伴，不惜成为女混混。这种在感情上的迁就与颓废的女性思维是男权社会心爱的衍生物，也是导演及作者想要从其中让观众醒悟的安排，用一种悲剧表达对于社会制度的反抗。

关门的重复性动态在电影中指引着截然不同的情境与状况。电影中冈野健夫曾两度背对着松子打开的房门，一次是冈野健夫因为才华上比不上八女川，并且因没法获得像松子那样的女子而心生妒忌，不愿正视八女川和松子的缠绵，于是带着挫败感转身关门离开。但第二次却彻底变了情况，当八女川死亡以后冈野健夫变成了具有信心并且占有松子的男性，这一次则是离开带着被老婆捅破和与松子私情的尴尬，同时更多的是抛弃松子的坚决与不屑。

小丑表情是松子为求得父亲关注的方式，最终却形成了应激反应，暗示了家庭对松子产生的心理影响之深，同时也成为了松子出现的标志与符号。影片中伴随着松子人物形象出现的标志性动作便是做小丑表情，照片中松子穿着整洁的和服，对着相机做小丑表情的这一形象也成为了电影的标志。电影中的雨雪天也都分别暗含了死亡与悲伤的氛围，影片中第一次出现雨天就是在松子的作家男友自杀的夜晩，此后两次的雨天中，坐在车里的合伙人小野寺；雨天与龙洋一拥吻的松子也全都去世。所以影片中雨天是一个信号也是一种预示，带有一种强烈的隐喻宿命感。

（二）歌舞剧式的配乐

影片中在塑造黑色童话故事上的配乐《弯弯腰，伸伸手》，这是影片中的主题曲，从影片的开始，身穿红色连衣裙的小女孩松子便在河边唱起这首歌，歌词中描写伸伸手就可以碰到星星。这种唯美的镜头语言以及充满童趣的歌词，却没有引领故事像一个童话般圆满进展。第二次再出现这首歌是由一堵墙分隔病房中备受疼爱的妹妹，以及病房外孤零零的松子，她边唱着歌谣边用坐在椅子上脚尖跳舞。这首歌谣再下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医院，中年松子拖着臃肿的身体，依旧在椅子上脚尖跳舞，同样没变的是她孤身一人。从影片开始的动人歌谣到最后一种落寞的画面，无不通过配乐展示出这是一部黑色童话故事的电影。

背景配乐也揭示了人物的心灵映射。唯一一次父亲带松子去游乐园，舞台上的童话公主演唱时，特效CG镜头在画面中添加了纷繁艳丽的花朵、以及闪闪发光的蝴蝶，梦幻般的场景配上甜美的歌曲Candy Tree，“没有人能恨我脸上的笑脸，我的每句话都如音乐般悦耳”，映射着松子内心深处的激动喜悦，也让父亲的陪伴显得愈发珍贵。第二次是在游乐场，沮丧的松子向弟弟借钱。尽管她被作家男友打得眼睛瘀青，裹着纱布，还是跟弟弟撒谎称男友温柔有才华对自己很好。舞台上的演员们唱着《爱是谎言》“这都是谎言，谎言，谎言”营造出一种难堪又无奈的悲惨处境。

电影音乐不仅可以起到增强情感、描绘气氛的作用，还可以起到描绘现实生活的作用。松子在整个童年时期都渴望得到父亲的爱最终没有得到，恋人一个个离去，幸福似乎已经离开了松子，背景音乐Love is bubble爱情是泡沫似乎是主观意愿的体现，希望与爱都成了泡沫。在监狱中与狱友以MTV形式演唱歌曲What Is A Life，女囚们因为充满压力且无力反抗的生活而机械地陷入绝望的监狱中，歌曲充满了愤怒、勉强和无助；松子也如女囚们一样找不到生活的希望，但在音乐的后半段松子唱到“如果有爱，生命就可以继续”，这是松子在牢狱生活的清醒反思，重新确定了她的生活目标，想要重新获得她的爱情，并为她出狱后找到岛津健二和积极生活创造条件。

（三）明艳饱和的色彩

光影和色彩不仅在在电影中表现画面和时空关系，对情绪和氛围也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影片中色彩的变化也隐喻着情节张力。影片中三次表达到松子觉得自己的人生要完了，每一次的画面颜色都揭示了松子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内心感触。第一次是在学校时，松子因为偷同事的钱为学生顶罪，同时还被这个学生诬陷自己百口莫辩的时候，松子觉得自己的人生可能要完了。这时的画面中除了一扇窗户透进来亮光，其他主体以及房间的颜色都是黑色的，松子穿着黑色的连衣裙，校长以及其他老师站在松子的对立面，黑压压的，黑暗一方面代表了松子高光的工作要告一段落，预示着松子将要被辞职，同时也暗示了教育环境的黑暗。第二次是在火车展台前，作家男友八女川自因为饱受内心对于无法反抗社会，自己的才华无人发现以及对于松子的愧疚而自杀时，倾盆的大雨几乎要将两人吞噬，这里的画面几乎全部是蓝色的，蓝色的光晕打在松子的身上，同时红绿灯的红光也一闪一闪地打在松子的脸上，危机与孤独悲伤在这个色调中被悄然诠释。第三次是在与合伙人小野寺同住的家里，松子面对着红色的血泊与尸体，红色的布光充斥在房间里，这是血腥与危险的信号，是触碰法律红线，是击碎松子理智的信号。浓郁饱满的颜色宣泄了松子内心的苦闷与憋屈，最终用一种壮烈般的方式爆发。

同时，《松子》这部影片采用了多种画面色彩，营造出一种童话般的视觉影像，当松子唯一一次与父亲在游乐场时，画面中充满了温暖的黄色及红色色调，画面上也处理成发光般的效果，营造出松子内心小鹿般的雀跃与童话般的美妙感受；在与理发师岛津相处过程中，画面都充满粉色的色调，童话般梦幻的粉色的甜蜜的，但也如同樱花般短暂；在迎接龙洋一出狱时，松子身着一身白衣站在雪地里，洋洋洒洒的大雪落下，画面中全部都是白色以及一束红色玫瑰的颜色，这种朦胧唯美的白无不展示着导演大胆使用色彩调动氛围的艺术功底；在影片结尾，松子被少年们打倒在暗绿色的草坪上，幽深暗蓝的湖水映照黑压压的天空，绝望从黑暗中爬出来将松子吞噬，松子用一种荒诞的死亡方式彻底离开了，她的一生也在电影色彩的调度下变成了一部令人心痛的黑色童话故事。

（四）流畅紧凑的节奏

整体节奏上，影片采取多个视角介绍松子的平生。首先是阿笙搜集松子的资料，然后根据故事中的线索，将松子的模样展现给观众。在电影中，阿笙被叫去收拾松子的遗物，因此他就在松子的生命历程中，从父亲、警员、邻居、泽村惠阿龙五人口中得知了有关松子的片段。大家都在说关于松子的故事，虽然各有其局限，但透过六人的角度，松子的人物与人物最终得以圆满。在父亲、警察、邻居、大姐、阿龙五个人的回忆里，运用顺叙、插叙、倒叙等多种方式，提升影片的戏剧性和可看性。

细微节奏上，影片采用了多次的交叉蒙太奇控制画面上的节奏，阿笙女友明日香提出分手后画面通过节奏感音乐扭转到阿笙在酒吧跳舞，酒吧动感的音乐，跳舞的画面与明日香冷静的画面相互跳接，整个情节更有趣味性同时表现出阿笙的无奈与尴尬；阿笙在去往松子住的屋子外看墙上的涂鸦时，镜头与松子当时写下这些话的画面相互交替，同时在松子的邻居大仓攸二向阿笙讲述松子时，画面也与邻居的描述相对应，这样的节奏补充了叙事者话语上的单薄，观众得以更为清晰地了解故事。同样的还有松子向妹妹讲起在学校喜欢的男老师佐伯时，对男老师的描述与人物的形象对应，这一情节的节奏把控与画面表现让影片呈现出喜剧效果。

影片中还通过梦境来丰富节奏，松子的侄子突然从梦中醒来，看见松子穿着和服站在夕阳下。松子的语气越

来越欢快,朝阿笙做了个鬼脸,阿笙从梦中惊醒,平静后发现是在睡梦中呼唤他的女朋友和松子的声音重叠。弗洛伊德提出:“梦的操作包括四个步骤,其中之一就是移情。”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人都有抑制自己的功能,梦的出现打破突破口这一抑制功能,使其能够复制被压抑的物质或事物。^[4]这时,阿笙的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空虚,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想法,于是在梦境中与姑姑松子重温了往事。在他的梦里,姑姑松子的歌声来自他现实生活中女友的歌声,阿笙两首歌之间的错位表现了他与松子沟通的内在需要,也揭示和释放了他长期压抑的内心想法。梦境的存在成为阿笙认识松子的又一媒介,也丰富了松子的情感表达和心理描写。

本片的叙事节奏突破了时间和空间关系的局限,使情节的讲述完全游离在了时间的局限以外。广告片中常见的拼贴化和碎片化的表现形式,在电影中往往具有把故事线索串起的效果,通过截然不同的故事角度在增加故事性的时候能很好地带动听众走进情节,并对松子的生活形成心理情感的共振。

三、《松子》之改编化悲剧叙事

(一) 悲凉的家庭环境:冷漠与依恋关系的失衡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废除了传统的父权制度,但日本社会仍然保持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由于历史影响,男性在这种模式中占主导地位。妇女在就业方面的明显劣势促使已婚女性选择做家庭主妇。日本家庭中的男女分工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因此家庭权力通常掌握在男子手中。松子的家庭就是这样一种男权中心主义传统家庭,父亲拥有核心地位是权利的拥有者。父亲帮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培养安全感,而母亲的角色则与自我认同感相对应。^[5]在松子的家里,父亲是一切的主导,掌握着全家人的生活,而母亲是个完全没有地位,没有话语权的人。在松子的家里,爸爸不仅支持着家里财政,也同时也是家里精神上的支柱。家庭中对于母亲这一角色是很忽视的,这也导致松子更加的对于女性这一角色的认知失调,并且无法真正的认同女性这一心理角色。母亲这一角色的缺失,使松子更加无法掌握正确的依恋关系及亲密关系。在这样一个男女地位不平等的家庭中长大,松子从小就从内心否定自己的女性角色,无法全心全意地认同自己的女性气质,导致她在后来的所有关系中都缺乏自信和自爱。

松子从国立大学毕业,又是学校的班主任,可以说是极为优秀。在学业和工作上的卓越表现并没有使松子成为家庭的宠儿。相反,妹妹久美因为长期卧病在床,受到父亲的关爱。松子将未能从家庭中得到的爱转化成对爱情对陪伴的追求,她极度的不安全,极度的恐惧,而她对爱情的偏执,就是由于小时候缺少父亲的关爱。不平衡的爱情最终酿成了悲剧。

(二) 恶化的工作环境:盲目与自我意识的失调

自我意识即自己对自己的观察与了解,对自己身心活动以及人际关系的关注。自我意识主要包括三种心理成分分别是自我认识、自我体验与自我监控。结合小说及影片得以总结松子在老师到浴池女郎再到理发师以及女混混的职业转换过程中自我意识逐渐失调过程。松子按照父亲期待成为一个中学教师,学校原本应当是一个温暖明亮的地方,但从小说描述中,当松子提到以后是一个男女平等的时代时,学校的老师及领导都投来凝视。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松子的女权意识在逐渐苏醒,但在日本,在男权观念的影响下,她并没有反驳,反而选择了退让。在这一环境中,松子的自我认识出现了偏差,自我认识是对客观自我的主观认识和评价,是对自身身心特征的认识,作为一个老师她足够爱护学生教学认真,但是对自己的身份不够明晰,无法认识到自己在社会和集体中的地位及作用,对于问题学生一味包庇,采取一种溺爱的方式教育学生。在解决这件事情的事情时忽视了应该对学生的道德培养与应予的教育。

自我体验是主体自我意识引起的内在情感体验,是主体对客观自我的一种主观态度,如自信、自卑、自卑、自满、内疚、羞愧等。自我体验通常与自我认知、自我评价以及三观理解联系在一起的,自我体验是自我监控的前提。自我监控是对自身行为的理性控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动行动,二是制止作用,即控制行动,约束与行动无关或妨碍行动的行为。^[6]在浴池女郎这一工作的自我体验上松子是麻木的,在跟小野寺之后加大的工作压力与身体精神的伤害使她精神状态更差。在小说中描述松子一天的服侍客人,从早到晚总共十一个。在这时松子的精神和肉体都已经达到了极限,几乎每天凌晨两点钟才结束工作。而这份工作上的压抑以及小野寺花光所有钱给别的女人甚至差点掐死松子的行为也最终引起了松子自我监控的失败。

(三) 失衡的教育环境:暴力与空虚迷茫的失控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青少年犯罪激增是一个常见的问题。日本青少年犯罪呈现出以下特点:一、青少年犯罪呈现出一定规模的集团化和团体化的发展到战后,青少年犯罪率又呈现上升的趋势。犯罪往往是一时冲动和自发的,包括且不仅限于盗窃斗殴纵火谋杀等。二是青少年犯罪人数逐渐上升,青少年犯罪人员主要集中在大学校园内,青少年犯罪人员主要是从事学习和生产的劳动者。三是青少年犯罪的心理上更多的是对于制度的无视,缺乏自制力且厌世思想弥漫。^[7]

影片的故事线中也暗示了当时社会上青少年犯罪的问题。松子在中学任教时龙洋一偷走旅店老板的钱拒不承认,且诬陷松子胁迫他,从而导致松子被辞退。在影片的开头松子带着学生在水上划船歌唱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一个过肩镜头，是龙洋一在与其它的青少年打架斗殴。龙洋一这一人物角色暗含了日本青少年的一个典型形象，年少时打架偷窃长大后成为了黑社会的一员，并且长期处于一个斗殴以及进行毒品交易等黑色产业的一个典型形象。同时，导演对于青少年暴力行为这一行为的关注还表现在影片最后，松子死于一群中学男女的棍棒之下的时候，也代表着导演对于日本当时青少年犯罪形象的控诉。家庭教育是个系统工程，父母的确与孩子的世界是不同的，但也并非全然相反，对于那些失足犯错的孩子，绝不该放任自流任其纵横发展。同时在当时的日本社会由于西方平等自由等观念的影响，许多家庭对孩子形成一种骄纵与溺爱的教育方式，这种教育方式不仅教不好，反而会使孩子目无法纪心理脆弱走上犯罪的道路。

结论

通过喜剧配乐和相应的剧情安排，影片向我们展示了松子悲苦的一生。通过悬疑到揭示松子死亡的真正原因，体现了其作品的深层伦理呼唤。《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无疑是一部成功的经典电影改编作品，山田宗树对于松子的叙事结构并没有束缚导演的创作，中岛用夸张的手法和多种视角将她神秘死亡后的生活碎片化，让故事保持悬念，一步步吸引观众关注松子的悲剧人生。这个多角度的故事赋予了一个看似普通女人传记式的故事一个创造性的转折。同时，还有绚丽多彩的视听风格，中岛哲还以极其生动华丽的影视风格传播浓郁的个性色彩。除了绚丽多彩、夸张的人物外，中岛还利用广告和CG动画来丰富影片的视觉元素。自成一体的电影创作在日本形成了一种新的电影风格。在改编思维电影作品与文学文本的关系上，电影改编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不再坚持“完全忠于原创”的信条，而是更加注重导演主体意识的培养和个人风格的表现。如何在小说基础上进行巧妙的影视化创作是中国电影改编市场一直需要探讨实践的事情。

参考文献：

- [1] (美)路易斯·贾内梯.认识电影[M].焦雄屏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 [2] (荷)伊恩·布鲁玛 张晓凌,季南 译.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 [3] 张志强.《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视听语言分析[J].电影文学,2020,(10):149-151.
- [4] (奥)弗洛伊德.梦的解析[M].刘徽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
- [5] (美)伯格.人格心理学(第8版)[M].陈会昌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
- [6] 邹红军.新时代高等教育质量观就是培养人的“自我意识”吗-与康翠萍教授商榷[J].高教发展与评估,2021,37(2):17-2610003.
- [7] 桑春.日本青少年犯罪及其原因[J].现代日本经济,1987(2):55-58.

The Melody of the Weak: On audio visual symbols and tragic narration in memories of Matsuko

Chen Kuang

Chengdu University School of Film and Animation, Chengdu, Sichuan

Abstract: The novel *The Life of the Despised Matsushiko* was completed in 2003 by Muneki Yamada and adapted for film by director Tetsuya Nakajima in 2006.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the audiovisual symbolism of the film *The Life of Disliked Matsuko* and explore the tragic narrative techniques used by Tetsuya Nakajima in the adaptation and creation of the film. In this way, it analyzes the success of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Matsuko, as well as the reflections and values that this image brings to the audience.

Keywords: Memories of Matsuko; Audio visual symbol; Tragic narratone; Tetsuya Nakashima